

救國旬刊

編者：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宣部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十日出版

東北義勇軍概況 熊飛講 編者記

義勇軍之起源

九一八事變之次日，余即與警務處及外協會數同志，決定組織義

勇軍，以與暴日相周旋。廿二日到錦州，

遂即開始組織，但槍械子彈須由民間供給，甚感困難。後逆賊凌印清受日方驅使，

有日人顧問三十，日守衛隊三百餘，進佔台安，我方遂利用此稀有之機會，將凌逆

解決，並收編項青山張海天諸部軍隊。此東北義勇軍之起源也。

消滅匪

匪偽編

事變之初，日本欲利用凌逆印清為東北傀儡，不意被我遼南義勇

軍用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以十二名義勇軍出其不意，攻其不備，生擒凌賊就地正法。

其次日本又欲利用張逆學成以促成滿洲獨立，亦被我遼西義勇軍以僅僅十五分

鐘之攻擊，而解決其全部，張逆死于亂軍中。綜此二事，天心厭倭可見一斑矣。

第三次日方乃利用溥儀為傀儡，密挾至大連，惜未被義軍所獲，此亦我義軍所引為遺憾者。惟溥儀周圍，防範雖周密，戒備雖深嚴，但遲早遲晚，必為我義軍所消滅，是可斷言者也。

遼南

方面

遼南義勇軍以項青山張海天王全一等為最著。義勇軍與日本之小接觸，無時無之，無地無之，茲不贅述，僅述其榮耀大者。田莊台一役，義軍凡三

第二十三期

東北義勇軍概況……熊飛講 編者記
國聯調查團報告書簡評……曾昭慶
國慶日……曾昭慶
義勇軍旬報第二號……編者

出三入，斃日兵五百餘，獲大砲十一門，輜重車二百輛，追日軍至大石橋，日守備隊中校某匿于草塚中，露足于塚外，被我軍牽出就地槍決。是時日飛機擲彈五百餘枚，我方所傷者僅馬數匹人十餘而已。是役北平公使團曾親至該地調查，對我義軍之勇烈，甚表欽佩。

三次攻錦

日軍第一次攻錦，為新民耿繼周所阻，不得西進。後錦州國軍雖奉中央命撤退，而新民及盤山義軍仍與敵人作殊死戰。白骨河一戰，日軍數千名被擊退，生擒其校尉十餘名。敵人為欲追回被擒者，派騎兵一團，飛機十二架，輕便裝甲汽車六十餘輛，向錦西前進，追蹤我軍。(即警務處直屬之公安隊所改組之義軍大本營之衛隊也。)



熊飛，字漢陽，遼寧遼陽人，歷任熱河都統署參謀長，第三師師長，第十二軍軍長等，現任獨立騎兵第二旅第一團團長。

狂風 翌晨敵軍飛機將迫近我軍時，忽狂風大作，飛機被吹回，不得前進。又次日敵軍正在前進，我軍危在頃刻，忽天降大霧，敵軍迷失方面，我軍因以脫險。

最光榮之一頁

是役骨賀聯隊全師覆沒，我軍奪其天皇所賜之大旗一面。本莊回國謁天皇時對此事引為奇恥大辱，甚至夜間輾轉不能成寐，此實我義軍最光榮之一頁也。

遼東

遼東退職公安局長鄧鐵梅以步槍九枝舉義，糾合同志百二十人，攻入鳳城。九人持槍向敵營掃射，日兵七百餘，聞聲逃遁。其餘徒手兵一百一十一名，緊扼城門，日方殘兵一百五十六名全數被繳械，並將日本所看押之愛國同志教育局長等十餘名由獄救出。自此鄧軍聲勢大震，今則聚眾三千餘，為遼東義軍勢力最雄厚之一部。公安大隊長徐文海以八十六人舉義，分為七組，同時陷安

率線七站，安奉線因而不通車者凡十餘日，自此聲勢益壯，屢挫日軍。

唐聚五以步兵團附舉義，糾合同志千餘名，進佔桓仁通化等廿餘縣，與鄧徐諸部及民團等聯合，今則聚眾約四萬人，聲勢浩大，為遼寧義勇軍最大之武裝團體。

遼北

通遼公安局長蔣連瑞首先舉義，斃敵蒙武通松井等，斷絕日蒙聯絡，並與蒙邊宣撫專員高文斌聯絡，勢力雄壯，日兵不敢進窺一步。

吉黑

吉林以王德林勢力為最大，其主要任務為使日人不能修築吉會路。

黑龍江義軍以李海清為最著，衆約兩萬人，拜泉安達已連被該部克復。

日軍不敢越雷池一步

統而言之，日軍所佔之地僅限于重要城鎮及鐵路沿線，其他若鄉間與鐵路不通之地，皆為我義軍之活動地，日軍不敢越雷池一步。尤以最近潘吉之兩度攻下，

益足以寒敵人之胆而長義軍之氣，日僑紛紛回國，各車站呈現極不安之現象。尙有一最離奇可憐之事件，願為諸君告：

可憐已極！

此事言似離奇而實確切。據由錦歸來之密探報告：錦州駐東大營日兵一排，官一名，兵廿七名，各持槍上刺刀相對立，一聲口號，互相刺死。據遺書云：

「為欲保全尸歸國不得不如此」日兵自餒可見一斑矣。

日兵可畏乎？

日兵之訓練純係皮毛，實不足畏。茲舉一事足以證明。北寧線女兒河站有日兵五名防守橋梁，某

日義軍二人，一持槍，一持刀，潛近該日兵等身邊突擊。四名被槍殺，餘一名負傷逃遁，義軍二人獲大槍五枝，子彈五百粒，安閒而走。傷兵歸報，日方乃派兵四百餘，携砲八門追擊此二義軍，窮一夜之力，無結果而退。再有一

事尤足證明日軍之不足畏：

鴨鵝皆兵

審陽萬泉河附近有彈藥庫，日兵以一聯隊守之，某夜鴨鵝遊于萬泉河水中，忽驚，鴨鵝大作，該日本守兵疑為義軍偷襲，乃以槍砲還擊，一夜始休，拂曉

後探知究竟，倭兵等乃啞然失笑，是真「啞子吃黃連有苦道不出」。「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其日兵之謂歟？

外人謂中國可以休矣！

外人嘗謂中國：「熱度不過五分鐘，團體不過三人」我義勇軍奮鬥歷史，已逾一載，且更繼續努力，

再接再厲，五分鐘之譏可以不攻而自破矣。我義軍共約數十萬，且更有加無已，三人之譏亦可以不攻而自破矣。今後我義軍之成功乃必然之事耳。

寇熱不足懼

近來日兵寇熱之說，甚囂塵上，吾人若用冷靜頭腦以觀察，則日兵寇熱實不足懼。因日兵皆科學

化，而科學化之軍隊，實不足以抵抗我隨時隨地出沒無常作遊擊戰之義勇軍。且日軍佔地愈廣，統治愈感困難，而

日本國內經濟愈起恐慌，政治愈生變化，因是我之勝利不成問題，不過遲早間耳。

某卜者言

「日本興于甲辰，（日俄之戰）勝于甲午，（中日之戰）日落酉時，而明年為癸酉，故明年將大不利于日本。再試取日本歷史一閱，吾人當知癸酉年

日本西鄉隆盛倒戈，據鹿兒島與天皇大戰，三年乃敗亡。蓋當時日本國內分積極與消極兩派，積極派主張併吞滿鮮

，而消極派則反是。今日日本國內情形頗為類似，準是以推，明年癸酉日本國內必起內鬩」。卜者之言雖似可笑，

但或有真理存焉。

國聯調查團報告簡書評

言誠

世人視為和平使者，中國當局殷勤奉迎之國聯調查團一行，爲九一八事件，不遠千里而來，東西跋涉，勞頓弗辭，宜乎世人恭維，當局奉敬。費半載之時光，多方採集，用盡智謀，以精研穩健之審慎態度，輕描淡寫之文學格調，作出洋洋十萬餘言之報告書，業於十月一日公之於世。同時，送達我南京外交部，經外部竟夜之工夫，已摘要譯出，於三號始與望眼欲穿之讀者相見。中外讀者各以其立場之不同，而表示滿意與失望者亦各異。雖吾人於批評該書之前，有需了解該團性質之必要。

國聯調查團之產生，係由於去年十二月十日國聯決議案。是以欲知該團之使命，應先明晰產生該團之母體。國聯聯盟之組織，本係各帝國主義之集團，爲鎮壓殖民地，瓜分弱小民族與半殖民地之工具。明乎此，則秉承國聯使命之調查團報告書，欲其有利於我次殖民地之中國，豈非夢想乎？故吾人根本未敢對其有絲毫希望。然讀其報告書後，實使吾人不能不有所懷疑。報告書全豹如何？吾人不得而知。茲僅以其摘要，加以批評：

報告書第二章謂：日本將工業品及資本之輸入滿洲，

以獲取食糧及原料，若無日本活動，則東北三省，不能有今日之繁榮。該團以日本投資東北，即認爲有歷史之關係與特權之享受，是其意見何其謬悞！自日俄戰後，日本乘戰勝之餘威，對中國明侵暗奪，武力訂定種種不平等條約，遂得經濟上之所謂特殊權利，又干涉建築鐵路，開闢商港，種種無理暴行，反阻東省之進步。二十年來，東北之建設，固有需要資本與機器者。然皆中國人自己努力所致，日本不過僅投資而已。且若謂一國在他國投資即得享有特權，則歐戰後，歐洲諸國皆賴美國金融維持現狀，是歐洲十餘年來恢復戰前之狀況，皆爲美國活動之功，則美國在歐洲亦應享有特權，奈何歐洲諸國又群起而排斥之耶？

報告書所擬之適當解決條件第三條謂：某種解決必須遵守國聯盟約，非戰公約及華盛頓九國條約之規定。吾人即按九國條約之文字及精神解釋，均爲保持中國「領土」之主權之完整，而第七條則云使滿洲享有自治權，組織新民政機關，具備良好政府之要件。此種矛盾條件，變相獨立，欺人乎？欺己乎？抑欺中國民衆乎？且該團既認爲現

在所謂滿洲政府，爲日人慫恿，違背東省民意，則即應根本推翻，又何改組之有哉？滿洲僞國，既違民意，則該團所主張之顧問會議又係何種怪物，是否秉承東省民衆意表？日本組織之傀儡政府，東省民衆既全體反對，則國際所組織之傀儡政府，東省民衆獨能擁護之哉？！

該團又主張將東省改爲無軍備之區，組織憲警維持地方，是更屬兒戲。去年九一八以前，東省駐有正式武裝軍隊，尙不能防止日本鯨吞蠶食之野心，而今將東省劃爲無軍備之區，則日本豈不更來去自若，彼一紙不侵犯條約，又何足恃哉？況此種方式，在非洲一切殖民地中，曾一再試驗，且曾一再失敗，前車覆轍，又豈能蹈之。

(5)
尤有令吾人所最堪注意者：報告書第一章多以我國內政不安，經濟恐慌，民衆購買力退減，影響於其商品之售銷，而尤以共產主義在華之發展與國民政府爲實際對抗之形勢，認爲與國家改造之問題，有不可分離之關係，並認爲於其改造之前，又必得繼續威脅世界之和平，故大聲疾呼，喚起各帝國主義者之注意，而盛倡國際合作，解決中國困難之途徑。所謂國際合作，非即國際共管乎？中國東北，事實上已非我所有。西南英軍則侵我西藏，法兵已寇

我雲桂，而美國軍艦停泊太平洋上，對日乎抑爲對我耶？故吾以爲中國最近不陷於瓜分場合，亦必淪於共管形勢！此非吾人，故作危言，以聳聽聞，實以事實俱在，大勢所趨，有不能隱諱者在焉！華族後裔，豈真甘心爲他人之奴隸牛馬耶？抑起而奮鬥耶？

通觀調查團報告書後，吾人感覺有一種最大矛盾者：即各帝國主義者爲防止與其相異制度之社會，深願日本侵佔東省；但爲其市場及原料地之佔有，則又不欲日本獨有東省，此帝國主義內外矛盾者也。

吾人最後敬告讀者：調查團報告書，已不利於我，即假令其有利於我，則實際於我又有何補哉？試觀去年國聯兩次決議案，其奈日本何？國聯既無力解決中日事件，則其派遣之使者，所完成之報告書，亦不過一堆廢紙而已。

九一八事件，計已年餘，中國當局始而依賴國聯，繼而等候報告。今國際聯盟之假面具業已暴露無餘，調查團報告書，已成具文，我國則又將誰依乎？或曰九國公約，然九國公約，則亦不過第二之國聯盟約耳，於中日糾紛有何益哉！？

國慶日

曾昭慶

駒光如駛，二十一年國慶又屆。每逢斯時，無論如何扼腕，吾人縱不免發生無限之感慨。追憶既往，與念未來，對於一切的一切，勢又免不了引起吾人幾許之希望。惟是今年今日因東北問題行將引起之未來世界大戰，日見迫近，事實大有成爲爆發前夕之狀，國際間之衝突益呈尖銳化，于此設無非常辦法，應付環境，控馭外患，勢恐今後國家之犧牲，人民之損失，將不知幾千百倍於今昔也。每經一次事變，須有創鉅痛深之印象，惜我民族太麻木不猛醒，縱有外侮之來，仍不免圍牆之爭。然而太平洋之風濤日形險惡，東北河山行將變色，是故中國果欲立國於二十世紀，則必須一反從前之所爲，運用非常手段與辦法，開民族之生路，奠國家之新機，于此予竊望焉。

第一 內政上須有整個之計劃 中國國慶至於二十一次之多，雖曾全國，舉行盛典，但皆悲哀之歷史，而黯澹之點綴也。革命而至今日果已成功乎？仍未敢言也。斑斕三色之國徽，雖遍懸全國，然而人民所受於政府之實益，能有幾何？現在內憂未息，外患方深，魯亂未平，川戰又起，誠令人驚心動魄啼笑皆非也。夫治軍貴有理想

敵，而治國尤不可不有理想施政之標準。考九一八事變之爆發，固有其種種原因，而二十年來政治不上軌道，當爲其根本問題。蓋政治無辦法，則一切教育實業經濟建設等等均無從進行，而對於國難亦即無力抗禦；故當此急難時期，我政府當局應澈底痛改前非，力戒一切漫無計劃因人易政之方策；尤須確定施政之標準，使執政者儘可宦海升沉，而建國大計不容有輕易改變妄爲更張，如是即便政爭常有，却不至影響于政事之進行。我政府當局尤須腳踏實地，澈底挽救，而其第一前提則爲政府開誠布公，力戒粉飾，將內政大計之事實理論，利害得失，宣示於國民之前，使愛國之士得真確之認識，期收襄贊政府之實益。其下手方法，則爲從速團結內部，希望汪孫諸氏，尅日入京，共主大政，刷新政局，一面開放政治，以示大公，對於貪官污吏，尤須治以嚴刑，任賢與能，天下爲公，集全國之心力與物力以謀建設，則國家庶有豸乎？

第二 外交上應爲獨立自主之方策 我國對於國際情勢，一向缺乏正確之了解，以致無整個之外交政策，故每

當外患之來，則無一可靠之與國。即以九一八事件而論，政府求援國聯，國聯無靈，求助英美，英美坐視，何則？臨時抱佛脚，終無幾何效力，勢所必然也。設我國素有整個之外交政策，則九一八之事，當不至發生，縱或發生，亦當易於解決，何至於今日徬徨無主，一切均處於被動地位，馴至求一枝節應付之方而不可得。數年以來，聯絡弱小民族之功效未見，而紙上談兵之打倒一切帝國主義又適足以見忌於列強。處於今日之國際情勢下，外交無一整個之計劃，徒憑一時之感情意氣用事，枝節應付，強國如此尚有覆亡之危，矧在貧弱之中國！或曰弱國無外交，縱我國有整個之計劃，亦無補於實益。夫強國或可以無外交，弱國則必不可以無外交，自暴自棄即所以自亡也。惟時至今日，中日兩國勢成騎虎，日本苟不放棄割裂中國之計劃，是決心與四萬萬之中國人民為敵，中國惟有永久奮鬥尙何交涉可論。我政府當局外交諸公務須堅守我最大限度之立場，以收回三省主權，恢復行政完整為對國聯對日本無可通能之根本主張，無論日本如何繼續侵略，勿傷！勿懼！勿為枝節之謀，勿忘根本之義，倘步驟一亂則全盤盡輸矣。今國聯調查團之報告書已公布於世，我國應否接受，惟望政府鑒於責任之重大，及時機之迫切，應宣布具體方針，藉

表最後態度，萬不可徒拖延時日，以待自然變化，或枝節對付，僅作形式抗爭。民憤矣！禍深矣！捨棄一切姑待的敷衍的心理，單刀直入揭開中國對日之具體主張，何者可捨，何者必爭，使世界人知我民族維持和平之誠意不再勞國聯為法律的無效之爭，而向世界宣布政治的解決之路，是否有當，願國人熟察之！

第三 軍事上應有一致對外之決心 二十年來以軍閥之專橫恣肆，窮兵黷武，遂致頻年兵連禍結，民不聊生，政治陵替。軍閥只圖一己之功名富貴，而不惜寡人之妻，孤人之子，屠戮人之父母，其造孽可謂深矣。方今種將亡，族將滅，尙不及早覺悟，以存此民族而自存乎？須知今日之日本對於侵略我國之計劃已下決心，其必不以我不抵抗而停止進攻，且正以我不抵抗而愈肆其野心，証諸已往事實，失遼吉不抵抗，則敵人又進攻黑省，失錦州不抵抗，則敵人又進攻淞滬。故在今日，惟有積極抵抗是一條活路，上海一月之血戰，東北義軍之揭旗蜂起，已無疑地為中華民族殺開一條血路，我十九路軍有死無退之精神，更不啻為全民族注射一種新血液。時至今日，凡屬武裝同志，均應認識其本身所負之神聖莊嚴的使命，所謂神聖莊嚴之使命為何？簡言之，武裝同志皆當取法十九路軍，應

(8)

加緊訓練，抱捐軀衛國的勇氣，具前仆後繼之決心。須知國難是國慶之基，外患是自強之本，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今日之外患，安知非我民族復興之機運，要在我全國武裝同志，鼓舞精神，好自爲之。至於如何援助義勇軍，而拯救東三省全體同胞，軍事當局，宜如何籌劃與實施，義軍援兵如何遣派，軍實如何協助，須即刻實行，不容稍緩，政府當局應已計之矣，全國各界實不勝焦憂盼待之至也。

第四 民衆應爲澈底團結之奮鬥 一盤散沙，五分鐘熱血，殆成外人譏我民族一貫的口頭禪，証諸九一八事變後，我民族之步調，實有話不虛傳之概。當九一八事變突起之際，舉國譁然，學生示威講演，商工誓志抵貨，汲汲然，皇皇然，民氣蓬勃之程度，大有氣吞叢爾三島之概，乃至今日，外患未見稍減，且益嚴重，而民衆則已禁若寒蟬，此種不實事求是之民族劣根性不除，尙何期國家轉弱爲強？古人云：哀莫大於心死，今日社會所表現者，有非心死之明証者乎？倘在他國處於今日之時間，早已緊張空氣，富者輸財，貧者効力，人人各盡所有，各獻所能，以拱衛此共同生存之國家，返觀我國果何若乎？吾人非

願奇於責人寬於責己，惟中心所感有不能已於言者在焉。局勢至此，人人應誓死竭力抵抗，不容畏縮。彼敵人既以全國之力謀我，則我亦非以全國之力應付不可。是以我全國民衆，更應於此時增加工作，恪守紀律，絕對抵抗仇貨，注意體格鍛鍊，隨時隨地注意軍事常識，在可能範圍內，接受軍事訓練。尤應屏除奢靡風習，減少生活消費，節省資財以紓國難，各竭智能以援義軍，刻勞自勵，以盡天職。若猶萎靡不振，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實無異自斃，國人國人其共懷之！

總之，今日中國已臨死生關頭，今日之國慶，非第無可慶之意義，抑且無慶祝之必要，但我全國上下於此時則不可不爲澈底之覺悟。在政府方面，內政也，軍事也，外交也，均應知以往之失策，而爲翻然之刷新。在民衆方面，尤應有具體之表現，搖旗吶喊或高談不作，皆非愛國者所宜出此。國家興亡在此一舉，吾民族處在生死關頭可不猛醒哉！可不猛醒哉！明年今日，國難蕩盡，舉國同欣，是則吾人所馨香祝禱者也！

義勇軍旬報

第二號

馮蘇王馬聯絡完成

克復吉林及滿洲里
進襲長春齊齊哈爾

吉黑義軍之飛躍

在遼寧義軍節節勝利之聲中，吉黑義軍亦捷報頻傳；據本報本旬所得各方消息稱馮占海，宮長海，蘇炳文，馬占山，王德林諸部已聯絡完成，開始動作。先由馮王首克吉林，繼即由蘇在滿洲里反正，復由馬占山部聯合進襲長春及齊齊哈爾諸城。所謂之「滿洲國」軍及日本「皇軍」均莫可如何。吉黑義軍之飛躍，大有滅此朝食之概，倭軍已手忙脚亂矣。

馮王兩部克復吉林

熙恰逃逸萬姓騰歡

日軍大敗嚇死魁陞

(秦皇島二十一日上午十一時十五分電) 據確息，吉林救國軍馮占海部，第一路宮西嶺，向省城進攻，深夜達

到；時城內日軍不足三千名，於宮軍前鋒到達西門時始發覺，倉卒應戰，敵軍大敗，被擊斃千餘名，生擒六百，掘田大佐陣亡；熙恰聞風先逃，我軍遂於元(十二)日晨將該城完全佔領。宮軍入城

後，佈告安民，秋毫無犯，民衆歡呼若雷。宮恐日軍反攻，將吉長路之土門嶺一帶鐵路炸毀，吉林長春間相距二百八十里，交通完全斷絕。同時恐日本飛機轟城，傷及百姓，將軍隊退出城外，城內由地方警察維持治安，一切給養均由城內及四鄉供給。

(本市消息) 吉林自衛軍馮占海部，於本月十三日克復吉林省垣，特派其參謀長夏雲龍率參謀李偉於昨日(二十一日)抵平，向某方報告克復吉垣經過，記者昨訪夏於某處，詢問經過詳情，茲誌其談話如次：

敵軍於十三日拂曉攻克吉林省垣，時正值傀儡組織財政部長熙洽之子完婚，由魁陞證婚，忽聞砲聲，魁當驚駭斃命，熙亦逃亡無蹤，敵部入城後，日人除被擊斃者不計，被生擒者達六百餘人。(本市消息) 救國軍王德林代

表處，昨據前方來人談及此
次王德林與馮占海兩部攻克
吉林省垣經過詳情，並該軍
現復向長春積極進逼情形，
茲將其談話錄次：

進攻吉林乃我軍預定計劃，
事前已與馮聯絡妥善，十二
日在大北山後與敵接觸六小
時，日軍死亡不少，十三日
王德林與馮占海部共萬餘人
，分兩路進攻，馮部由西關
推進，王德林部繼進，因吉
長路被救國軍將士門嶺山洞
炸塌，致日軍運輸，受一打
擊，此為日軍此次失敗之最
大原因。十三日晚，王部到
達東車站（吉林總站）時，日
軍斯時在該站者，約二千人
，當即接觸二小時餘，後聞
係王德林部隊到達，復略事
抵抗，即退守日領事署附近
，并將署外所佈電網，概通
電流，遂以機槍重砲猛烈迎
擊，王軍於槍林砲雨中，直
逼日領事署，又激戰二小時
餘，日軍因傷亡過重，復退
守省城新開門，（東城門），
王部遂佔領日領事館，未事
休息即向新開門進迫，復與

日軍作殊死戰，肉搏一小時
，日軍因馮占海由西關進攻
甚急，恐腹背受敵，遂放棄
吉垣，由新開門裏糧米街逃
竄江沿，急乘小船渡江，因
黑夜瀾漫人多船少，遂將槍
械皆投入江中，改換百姓便
服，得渡江，逃失者僅數百
人，在江沿被擄獲者達六百
餘人之多。次日吉垣治安，
警察維持，商會工會兩會長
極力慰勞救國軍戰士，百姓
睹省城上及各商店飄揚之青
天白日旗，莫不喜形於色，
歡聲震天。王部於攻下省城
後，即將各隊開出城外，分
駐龍潭山，小白山，哈達灣
，蓮花泡，北大山等要隘，
並派吳義成司令由吉長路向
卡倫（在長春東十餘里），
南嶺（在長春十餘里），兩
路向長春進逼，馮占海部於
攻克吉垣後，即將所部向
海路集中，並遣分部向長春
猛進，以分敵勢云云。

吉林來人談：吉林救國
軍王德林部，及自衛軍馮占
海部，自本月十三日攻克吉
林後，因叛逆照洽早有準備

，業已於十二日，乘飛機逃
遁無踪；至於日軍，已完全
逃潰，偽軍除有少數反正外
，其餘亦皆潰散，城內已無
一人，兩部入城後，大行
搜索，槍械子彈，皆稍有補
助，日軍於此役被擊斃者，
共計千餘人，我方傷亡，則
亦不相上下，兩部於克復吉
林後，因畏懼日軍飛機投彈
轟炸無辜民衆，徒遭塗炭，
遂於第二日退至吉林城郊，

義軍暫退出吉垣

（時間通信社秦皇島二十四
日上午九時三十分電）據確
息，吉林救國軍王德林部六
千名，自榆樹雙城一帶；自
衛軍馮占海部四千名，自永
吉五常一帶，丁超部七千名
，自珠城阿城一帶，馮占山
部五千名，自綏化蘭西一帶
，會攻哈埠，漾（二十二日）
晨在哈埠附近地點，已與逆
部發生激戰。

聯合進襲黑哈長

一度佔領龍江東站

因吉長吉敦兩路，皆已被破
壞不通，故亦未有大批日軍
往援，吉林仍在我軍手中，
王德林部，並由吳司令（綽
號吳傻子），率兵四旅，及
機關槍迫擊砲隊，約三萬餘
人，聯合馮占海部萬餘人，
猛攻長春，現已距離長春十
餘里，軍隊已集中，總攻令
下後，長春克復，當在不久
云云。

（哈爾濱二十六日路透社電）
俄報晨載稱：義勇軍一千五
百人，携有大砲及機關槍襲
擊「滿洲國」軍，並將中東路
在齊齊哈爾之附屬地佔領。
（按即龍江車站）
（齊齊哈爾二十七日聯合電）
大部隊義勇軍包圍昂昂溪，
該地已陷危機狀態；當地之
日鮮人五十名，於二十七日
晨皆避難於齊齊哈爾云。

義勇軍旬報

(天津益世報載) 據黑河十九日電訊，吉黑兩省義勇軍各與馬(占山)丁(超)李(杜)各路總攻，於九月十八日各長海王德林三郡，刻正前宮部抵春園，十餘里。最前部偽軍抵春園，十餘里。最前部偽軍都人抵春園，十餘里。最前部偽軍...

可分爲三點：(一)馮某初意，(二)馮某初意，(三)馮某初意。彈匣一，乃協同，友軍會，運軍攻退，出春。直一，偽軍，友軍會，運軍攻退，出春。...

(天津大公報載) 省短見，慘。其一切抗日，到底，出。均爲國者，未製，且。...

東鐵護路軍

突然反正佔領滿洲里

襲擊日特務機關逮捕日領

管理東鐵行車事宜

(東京二十八日日本電通電) 據某方電訊：駐滿洲里之東路局南線護路軍，突於昨早反正，當即將該地完全佔領。

(哈爾濱二十七日路透電) 中東路局訊：滿洲里完全爲中國義軍占領，並管理行車事宜。

(外人命運不明) 九月二十九日東京日新報載：哈爾濱二十七日聯合電訊：反軍正路軍，滿洲里完。佔領，各列車者操於反軍所手中；至於日人安否，尚不明云。

(齊齊哈爾二十七日聯合電) 二十六日護路軍企圖佔領滿洲里海拉爾一帶，該地山崎領事以下日人二百名皆陷於全滅狀態。

(十月二日「奉天」滿洲日報載) 長春三十日聯合電：確報，數百反正護路軍襲擊日本在滿洲里所設特務機關，並將特務機關長架走，更包圍日領事館，形勢危險，已達極點。山崎領事電話要求蘇俄領事保護云。

(哈爾濱二十日電通電) 上月二十七日反正軍襲擊日在滿洲里之領事館時，日領事館警察官出戰，終被反正軍擊退。日領事館損害甚大。山崎領事被反正軍用馬車拉走，並槍殺通行四通街之日人四名，並解除稅關官吏武裝。所有日人完全監禁。至於電報電話完全不通云。

義勇軍旬報

蘇軍繼續克復東鐵各站

滿洲里偽軍被繳械

中東路重見青白旗

(哈爾濱二十八日路透電)滿洲里等處護路軍扯下「滿洲國」旗，重懸中國旗。滿洲里護路軍頃與「滿洲國」駐軍劇戰，用大砲將駐軍營房擊毀，駐軍旋被繳械。日領向蘇俄當局請求保護，俄當局允日僑退入俄境，預料日僑及早即將照辦。又電：滿洲里，海拉爾與扎蘭屯之「滿洲國」駐軍反正，將上述各地佔領，據聞滿洲里海關人員托馬克夫與日人數名遇害，損失詳情不明。滿洲里日領館有憲兵抵抗，海拉爾日僑有九名遇害。齊齊哈爾以

西列車均停駛。

(東京二十八日路透電)據哈埠日方消息，中東路護路軍佔領滿洲里，海拉爾扎蘭諾爾及博克圖訊，頃已徵實。經一度慶戰後，護路軍將「滿洲國」國軍隊解除武裝。但當地日僑顯然無恙，蘇俄當局允許日僑赴俄境避難。

(東京二十九日日本新聯電)日陸軍省二十八日接哈爾濱電報，關於滿洲里之事件，綜合駐哈俄領事之情報如下：滿洲里於二十七日午前十一時許，「滿洲國」國境警備隊忽與中東路護路軍開戰，

警備隊將建築物四棟砲擊破壞，嗣因乘寡不敵，被解除武裝，監禁於護路軍司令部。日本領事館現被護路軍監視，日本領事向蘇俄領事交涉，對希望赴俄境避難之日僑發給證明書，業得同意。市內宣佈戒嚴令，電報，通信之檢查極重。護路軍以逮捕服務於滿洲里之日人為目的，而搜查其住宅，逮捕日領事館館員全部，其中一名為流彈擊斃。滿洲里開出之第四號列車已被扣留，海拉爾亦已戒嚴，日人三名被捕，當日飛機襲來之際，聞該地日人二三十名因出，被射擊，一部逃走，其餘被捕。又傳扎蘭屯及博克圖有兵

變之事。

(哈爾濱二十九日日本電通電)滿洲里國境警備隊約二百名，於二十七日晨與護路軍六百名交戰，營房四所亦被砲擊，因是該地市内立即陷於大混亂狀態，「滿洲國」旗已被卸下，稅關官吏悉遭拘禁。二十日猶聞槍聲不絕，日領署刻仍由「滿洲國」軍隊守衛，該地日僑經日領山崎與俄領交涉之結果，已赴俄領署內避難，日特務機關亦已作避難準備。截至二十八日下午三時止，日僑尚無生命上之危險。又電：據最近所獲消息，中東路海拉爾以西至滿洲里間，已被護路軍佔領，傳海拉爾方面日僑九名均被虐殺。歐亞聯絡列車，停留於齊齊哈爾，未能向前開行。

義勇軍旬報

護路軍迫近黑垣

馬占山督師與蘇部聯絡 一 叛逆竟致謀蘇謀與談判 一

(天津益世報載)哈滿護路司令蘇炳文，已於二十七日在滿洲里宣佈脫離偽滿洲國，改懸青天白日旗。據確息蘇炳文司令，自日軍侵入黑省後，屢擬發動，曾派代表與各方秘密聯絡，惟恐事機不密，始終對日方採取虛與委蛇態度。迨最近駐扎蘭屯張殿九旅首先發動後，蘇乃遣派密使，赴克東一帶，謁見馬占山，決取一致行動，對日軍實行大包圍，第一步規復省垣，蘇之代表化裝繞道返回滿洲里，蘇乃積極擴充軍備，不數日間，各地民衆聞風響應，願加入者萬餘人，遂擴充兩旅，並聯合張殿九部，統計有

五萬人以上。黑省督辦公署參謀長謝珂，參謀處長金奎璧，亦繞道赴滿，在蘇之司令部担任工作，蘇氏表明態度後，業將所部一律改爲民衆救國軍，其編制如次：民衆救國軍總司令蘇炳文。副司令張殿九。總參謀長謝珂。副參謀長金奎璧。蘇部各旅由博克圖至滿洲里中東路線一帶駐防，張旅駐扎蘭屯，據前昨滿洲里拍來無線電報告，業將偽滿洲國在滿所設之偽國國境警察監視隊完全繳械，對於滿地治安，已向駐在地領事館聲明，負責保護。各國僑民均在蘇軍保護下，完全無恙。日領事館亦派

兵保護，蘇軍一面迅速緊急出動，業將沿線之呼倫貝爾博克圖，於二十七日夜內完全正式佔領。二十九日蘇部之先鋒隊進至富拉爾基，距黑省省城僅四十餘華里。嫩江西岸完全被蘇張兩軍佔領，蘇軍日內即向省垣開始攻擊。此次出動迅速原因，實以沿線皆爲護路軍駐守，故得長驅直入，預料日內將在省城附近與日軍接觸，日軍在黑垣者爲多門師團之長谷旅團全部，實力約有三千人左右。自二十七日日起，由滿洲里拍往各地有線電報，完全不通，在東路之馬占山部，接到蘇軍發動報告，馬氏已親赴前方督師，擬在短期內，與蘇軍會師省垣。

(哈爾濱二十日路透社電)俄報載稱：黑龍江僑省長已向蘇炳文送一最後通牒，要求在四十八小時內解決昨日之護路軍反正事件，立即逮捕爲首領袖，釋放被捕官員及人民，並立即對日僑及其他外僑爲充分之保護，傳反正軍現正與僑黑省長談判。一般推測此項事件在四十八小時內可能解決，聞所有日僑皆集中於滿洲里日領館。又據電通社消息：滿洲里日領事館員及特務機關人員，於二十八日乘俄領所用汽車，赴安全地帶避難途中。曾受威嚇的砲擊，但均得保生命，據宮崎少佐報告海拉爾及滿洲里已平穩如常，滿洲里海關被封鎖，日僑受損害極輕微。

!!利勝節節軍勇義寧遠

進攻瀋陽飛機場

佔領盤山及法庫

包圍昌圖鐵嶺

襲擊洮南通遼

在錦縣西部包圍日軍

(時間通信社秦皇島二十九日下午六時發專電) 瀋郊義軍二十六夜十時餘，分路進襲大東，大北兩關。瀋市機槍步槍聲不絕，大東關義軍並猛襲飛機場，守場日軍官三名被擊斃，日兵無力頑抗，致被俘甚多，並焚飛機兩架及大批槍械，始分路退去。是夜九時，瀋北義軍千餘人襲鐵嶺縣，至大部日軍往援復退出。

(天津益世報秦皇島二十二日下午六時五十分專電) 義軍般元民部，進攻盤山，於二十日克復。錦縣情形益緊張，逆軍游擊隊二百名到錦防禦，彰武日義軍有激戰，日二十九聯隊復佔該縣，義軍伺機反攻。

(本會九月二十六日遼西專電) 第一軍區第口路司令王顯廷部攻錦，號二十日合口口口人由口口前進抵洪家溝在口口防地宿營。馬(二十一日)拂曉日飛機一架至義軍防地上空偵察，義軍即將部隊佈置整齊，少頃日兵兩連携山炮

六門，機鎗多挺向義軍防地進攻，義軍利用優越地位之地形將日軍包圍，日機亦同時被擊落；義軍斃日軍五十名日軍潰退，義勇軍固守防地未即窮追。

(本會二十一日遼西專電) 第一軍區第口口路賈秉彜部九千人，於十五日晨克復法庫，更進佔通江，計斃敵百餘名，獲砲一門步槍三百餘。

(瀋陽二十一日電通社電) 據瀋鐵方面所接鄭家屯電訊，昨晚有大部隊義勇軍，襲擊

義勇軍旬報

鄭家屯，致使該地車站之機關庫及鄭通路橋梁，均起火災。至本早七時半，猶未撲滅，日軍方面，似死傷頗衆。

(瀋陽二十二日電通社電) 據當地日總領署所接電訊，昨早三時，義勇軍突擊鄭家屯南大營，縱火焚毀該地車站木橋及石油倉庫等；另一部隊，則破壞監獄，放出囚犯，該項義軍，雖卒被日軍擊退，而日憲兵則因是負重傷。又義勇軍復於是日十時，前來逆襲，並用迫擊砲轟擊日領署，瀋鐵公所，及警察署等，而予以鉅大損害，警察署長，亦因之負傷。按：鄭家軍即洮南。



亂脚忙手軍日 軍義滅消擬萬四兵增 ？何如果結看且

專時九午下日二十二島皇秦報世益津天)
力兵軍日之滿北往調，訊新靠可陽藩(電
最為團師六第以，人餘萬數概，團師一為多。

三時八午下日一十二島皇秦報世益津天)
月八七至，節一北東兵增方日(電分五十
傳前証始，訊電京東據茲，傳其有類即中
於始，送輸北東向軍新日，訊確據，謬不三
傳，藩開東安由，車列七十有共，前日三
約數概力兵，等團師六第之本熊之鮮駐為
北開部大，帶一陽藩駐留部小一，萬四有
區邊黑吉及內境林吉將，軍逆同協隊軍日抗之
運軍給供因路各現。滅消行實隊軍日抗之
海吉如，線路要重有所，乏缺感大輛車，路等
，隊部之日返至，業營停暫均現，路有內
開時即能不尙，團師四十第之省江在。拔

(九月二十日「奉天」
滿洲日報載)長春二
十八日聯合電：二十
八日午前五時大部隊
義勇軍將通遼全市包
圍，通信機關完全斷
絕，日部隊陷于重圍
云。

(九月二十八日滿洲
日報載)二十六日午
後一時義軍襲擊距昌

圖縣城北方千五百米
之地方，當時城內聞
槍聲甚殷，該城內偽
保安隊七百名出動，
搜查結果，發見義軍
偵探八名，遂即追擊
；不料午後二時義軍
二百乘虛來襲南門，
企圖進佔城內，因電
網之關係，稍費周折
，事為偽保安隊知覺

，急速返回該城，方
脫危險，而義軍主力
一千五百名，在北方
大嶽廟地方，開始取
包圍形勢，進攻縣城
，現下該縣城已瀕萬
急狀態。因此，鐵嶺
為萬一計準備出動，
城內居住人民皆避難
他處，抵有偽警固守
城內云。

張海天盤山人也(為縣中首富張子安之族弟)少有
大志，賦性勇敢，嘗于鄉間辦民團，地方治安賴
以維持。九一八事變後，慨國難突來，痛生民塗
炭，毀家抒難，投袂而起；振臂一呼，聚衆千餘
人，報號「老北風」，以與倭虜周旋。逆賊印凌清
，受日方亂命
，起于海城；
攻我錦州，聲
勢浩大，逞至
盤山沙嶺鎮。
張海天出其不
意，攻其不備
，一舉而解決
之，遂被任為
義勇軍第二路
襲擊，以大石橋一戰為最著。是役也，斃日兵四
十餘名，焚燬車站房間甚多，並將路軌拆毀，特
別快車因而脫軌。現張之子任皆從事義勇軍工作
，張部勢力雄厚，為遼南義軍之主力軍，日本守
備隊長之如虎，聞「老北風」莫不望「風」而逃云。

誰是「老北風」？
他從前是一個關人
現在全家都在當義勇軍
救英國英雄張海天事略

副司令，兼公
安第十四總隊
騎兵大隊長。
營口海城諸役
，異常出力，
戰功殊偉，遂
進級為第二軍
區第三路司令
。最近南滿線
南段均被該部